

### 第三章 嚴格性的基礎

嚴格性是個特殊的性質，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會使得指稱詞會必然指涉相同對象？一般描述詞又為何不會具有嚴格性？嚴格描述詞的嚴格性與專名的嚴格性有什麼差異？這是我們這一章將要討論的主題，這個主題不但能讓我們重新發現魁瑞普契未加言明的蘊含立場，也能讓我們一勞永逸地克服模態論證的隱憂。

#### 1. 專名嚴格性的基礎

詳細說來這即將論證的嚴格性的基礎並不是外於魁瑞普契理論的創見，我們不但可以在魁瑞普契的許多論述裡面看出這個基礎說明的端倪，甚至可以說魁瑞普契曾經很明白地表明這種看法。

讓我們回想巴黎標準尺的例子，魁瑞普契認為一米在所有可能世界指涉一特定長度，而「 $t_0$  時巴黎標準尺的長度」不在所有世界指涉一特定長度，有人可能質疑：「既然巴黎標準尺是被用以當作一米的標準，那怕我們規定一與事實不同的違實情況，在該情況下巴黎標準尺，跟現實情況的巴黎標準尺兩者長度不同，但是我們該說那個情況下巴黎標準尺不是一米嗎？在該情況下那個巴黎標準尺的長度仍舊被那個情況下的人當成一米呀。」。或者我們先前看到關於啓明星必然是黃昏星的主張，有人可能質疑：「我們可以規定一個可能世界，在那個可能世界裡面這兩個專名分別用來命名兩個不同的天體，於是啓明星不就不必然是黃昏星了嗎？」。這種質疑就魁瑞普契的看法當然很容易回答。魁瑞普契指出我們是使用我們的語言敘述那些可能世界的，那個世界的語言或許與我們語言的意義與指涉不同，但是我們在規定那個可能世界時，我們仍然使用我們語言的意義與指涉。魁瑞普契說：「**我就是在這個涵義底下說一個嚴格指稱詞在所有可能世界具有相同的指涉。**」<sup>166</sup>以下，讓我們以這個想法作為起點，看看專名與嚴格描述詞他們嚴格性的基礎是什麼。

#### 1.1 語義論證將偶然的關係納入語言意義之中

語義論證指出，專名的指涉不是由說話者自行連接於專名的描述詞所確定，然後給予我們一個因果鍊的專名指涉原則：在命名儀式中，命名者將一個專名與一個對象關連起來，經歷這個命名儀式的人對其他人使用這專名時也依循這樣的關係，然後這個專名再一次次傳遞出去時都依循這樣的指涉關係。這種將一個專

---

<sup>166</sup> “Naming and Necessity”p.77-78

名與一個對象關連起來的命名儀式原本是個偶然的事實，但是這個偶然的儀式，將「專名」與「實際指涉特定對象」兩者的指涉關係納入我們現實語言意義中的一部份。於是專名與特定對象的指涉關係，諸如專名「尼克森」指涉尼克森，便成了我們現實語言意義的一部份。雖然我們可以設想另一個對象才被命名為「尼克森」的違實命名儀式，但那個使用「尼克森」指涉其他對象的語言，其意義與我們現實語言不同。

## 1.2 我們用後設語言的意義說明對象語言

我們在描述其他可能世界時，規定出各種與現實不同的狀況，違實狀況將導致某些語句的真值改變。以語句「至少有一個人是金髮」為例，這個語句在我們現實世界看起來是真的。如果我們規定出一個沒有人是金髮的違實狀況，那麼這個語句在那個世界就為假。這是最單純的例子。

換一種例子看，違實的部分涉及語言的意義，以致於違實狀況中的語言與現實語言兩者意義不同。同樣以語句「至少有一個人是金髮」為例，我們規定剛剛引號內那串記號（sign）在違實狀況的意義是：有一個東西不等同於其自身。於是我在談論那個違實狀況時說：

「在那個違實情況至少有一個人是金髮。」

我這麼說時當然不是斷言那個違實狀況有一個東西不等同於其自身，而只是說那個世界有人是金髮而已。正因為我在描述那個違實狀況時雙方語言不同，所以現實的語言作為描述那種違實情況的後設語言，當然不能跟對象語言混淆起來。魁瑞普契自己也有個類似的例子，當我們描述一個所有人都只用德文說寫的違實狀況時，我們當然可以用其他語言來描述這個違實狀況，沒有人會顧慮描述那個違實狀況時是否得用德文才行。於是我們知道，規定一個語言意義與我們不相同的違實狀況時，我們使用現實語言（後設語言）的意義。避免後設語言與對象語言兩種意義混淆的要求是使用語言溝通的基本要求。而現實的自然語言就是我們最後的後設語言。

## 1.3 專名作為嚴格指稱詞的基礎

規定違實情況時，違實的部分若與我們使用的語言意義沒有直接關係，我們當然用我們現實的語言進行規定，當違實的部分涉及語言的意義時，我們仍使用現實語言（後設語言）的意義。所以無論違實的部分是否涉及語言意義，我們都只採用現實語言（後設語言）的意義陳述這些違實狀況。而特定專名指涉特定對

象的關係，諸如「尼克森」指涉尼克森，雖然原本只是實然的指涉關係，但是當「尼克森」指涉尼克森這層實然指涉關係被納入現實語言意義的一部份時，無論我們描述怎樣的違實狀況，我們仍然保持使用「尼克森」指涉尼克森。這便導致所謂專名的嚴格性出現。

因為專名與對象的實然指涉關係是我們現實語言（後設語言）意義的一部份，所以專名之所以在所有違實情況都指涉同一對象，不是因為一個專名不可能用來命名其他人，而是因為後設語言不能與對象語言混淆。說起來這只是很直覺的事實，我們看看以下例子所引出的判斷，會使這直覺更加清楚。一個反對命名與命運相關的人說：

「如若孔子跟盜拓出生時被命名對方的名字，那麼這個不同並不會使得孔子因此就變成惡人，也不會使得盜拓因此就變得仁義。」

這個語句沒什麼問題，但他要是這麼說：

「如若孔子跟盜拓出生時被命名對方的名字，那麼這個不同並不會使得盜拓因此就變成惡人，也不會使得孔子因此就變得仁義。」

我們直覺上就對這句感到不對勁。上述兩語句的前半部先規定出與現實語言不同的違實狀況：將對象與專名的指涉關係交換。導致語句後半部再一次論及這兩個對象時，究竟要遵循現實語言的意義或者違實的意義產生分歧（假定這兩句話的說話者意圖做出相同的斷言，只是兩者依循後設語言或對象語言意義）而結果是我們認為後一句不直覺。從這個例子可以輔助我們認同這個直覺：語言使用上的確是依循現實語言（後設語言）的意義來描述違實狀況，儘管當違實狀況涉及語言自身意義的改變時，我們仍是如此。

## 1.4 確定描述詞也依循相同規則

「當我們規定違實情況時，即使違實狀況涉及語言意義的部分，我們仍援用現實語言的意義。」這樣的規則對描述詞當然也是適用的。那麼為什麼確定描述詞不具有嚴格性呢？因為描述詞與專名有本質上的不同，描述詞在現實或違實情況的指涉相關於兩個東西：描述性內容（涵義）與給定的情況（世界），用一個比喻的說法，專名位於語言意義網絡的邊陲，與外在世界的對象以指涉關係接壤；「尼克森」的指涉就是尼克森。而描述詞位於語言意義網絡的內部，其涵義由其他相關語詞的相互關係構成，被描述詞的指涉對象必須符合描述性內容，但究竟指涉哪一個對象並不在語言自身的意義之中。所以當我們說明違實情況時，描述詞也如同專名一般，仍然採用現實語言的意義，但專名不變的是指涉，而描述詞不變的是描述性內容(涵義)。

或許以實例說明會較比喻性的說明來得明白妥當。假如有人問：事實上描述詞「1968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贏家」指的就是尼克森不是嗎？那麼在其他違實情況中，為什麼「1968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贏家」不會因為我們仍然採用現實語言



的意義，而使得「1968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贏家」繼續指涉尼克森呢？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這樣的：差別就在專名的意義包含（頌姆斯甚至認為僅有）實然的指涉，專名「尼克森」與尼克森的實然指涉關係被我們當成後設語言意義的一部份保存下來，但是描述詞「1968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贏家」指涉尼克森，卻是由其涵義與現實世界所共同得出的一個事實，這層描述詞與特定對象（尼克森）的實然關係，並不被視為現實語言意義的一部份（光憑「1968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贏家」在語言內的意義我們的確看不出這描述詞事實上指涉尼克森）。所以當我們強調現實語言的意義會被保留下來時，只保證我們無論怎樣規定違實情況，「『1968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贏家』，必然指涉 1968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贏家。」有趣地，魁瑞普契的去括號（disquotation）特色其實也能運用在描述詞上。

## 2. 當描述詞也是嚴格指稱詞

我們在第一章 4.4 節「嚴格描述詞仍與專名不同意義」看到，如果連結於專名的描述詞既在命名之初用來確定指涉，又是嚴格指稱詞呢？我們原本在 4.3 節被說服「即使在命名之初被確定指涉的描述詞卻仍不是給予專名意義」的理由，乃基於專名是嚴格指稱詞而確定描述詞則不是的這個差異，但是在 *Naming and Necessity* 第六十頁魁瑞普契提到「I think, even in cases where the notion of rigidity versus accidentality of designation cannot be used to make out the difference in question, some things called definitions really intend to fix a reference rather than to give the meaning of a phrase, to give a synonym...」然後魁瑞普契舉「 $\pi$ 」與「一個圓的圓週與直徑比」當作新例子。這個例子與 3.3 節的巴黎標準尺不同，現在這個新例子裡兩個指稱詞都必然地指涉同一對象，也就是說兩個都是嚴格指稱詞。這導致原先的那種嚴格性差異在這裡看不到了。即便如此，對魁瑞普契而言，假定「 $\pi$ 」僅僅作為某個特定實數的專名<sup>167</sup>，而「一個圓的圓週與直徑比」卻是一描述詞，即使兩者都必然指涉相同對象，「一個圓的圓週與直徑比」頂多也只是確定了  $\pi$  的指涉，而非給予  $\pi$  意義。

或許我們懷疑，明明連嚴格性的差異都沒了，為何繼續主張描述詞與專名的關係只是確定指涉，非給予意義？魁瑞普契沒有很明確說明這個主張的理據，甚至他只用括號內的一句話對此議題作個結束，他說：「(Well, if someone doesn't see this, or thinks it's wrong, it doesn't matter.)」<sup>168</sup>，這結語瀟灑得令人意外！無論如何，我認為「即使被拿來連結專名的確定描述詞也是嚴格指稱詞，兩者仍不同義」這個主張並不是魁瑞普契任意認定的，理據有二，第一個理據參考自 *Naming and Necessity* 序言 21 頁註 21。第二個理據則源於 *Naming and Necessity* 59 頁註 22。

<sup>167</sup> 為避免不必要的疑慮，魁瑞普契承認他只是以一個模糊的直覺論證的，他假定「 $\pi$ 」就是某個實數的專名，而非「一個圓的圓週與直徑比」或其他描述詞的縮寫。我想，或許使用「2」與「最小偶數」更可以明顯避開不必要的疑慮。

<sup>168</sup> 'Naming and Necessity' p.60

讓我們分別來看看。

## 2.1 根據法則與根據事實

第一章曾提到嚴格性還能區分為根據法則的嚴格指稱詞與根據事實的嚴格指稱詞。「一個圓的圓週與直徑比」、「最小的偶數」是屬於根據事實的嚴格指稱詞，這樣的嚴格指稱詞與根據法則的嚴格指稱詞——「 $\pi$ 」、「2」等專名——不同。所以我們說這種根據事實而嚴格的確定描述詞仍然不同於根據原則而嚴格的專名<sup>169</sup>。

## 2.2 模態邏輯的形式語義學

*Naming and Necessity* 59 頁註 22 提到，在模態邏輯的形式語義學（formal semantics of modal logic）中，語詞  $t$  的涵義通常被視為函數，這個函數在給各個可能世界  $H$  裡面指派  $t$  在  $H$  的指涉<sup>170</sup>。然而嚴格指稱詞的涵義，在模態邏輯形式語義學中的函數則是一個常數或常詞<sup>171</sup>。這種涵義的觀念是關於給予意義的觀念，而非確定指涉的觀念。就此一涵義的用法而論，一米的涵義是一常數函數，儘管其指涉是由「巴黎標準尺的長度」所確定的，但是「巴黎標準尺的長度」並沒有能給出任何常數函數能作為「一米」的涵義。

上述這註 22 的內容原本是談弗瑞格「涵義」的涵義時，用來釐清弗瑞格的「涵義」應當視為給予意義的涵義，而非確定指涉的涵義，但是這個說法也可以轉而說明當描述詞也嚴格的情況下，為何魁瑞普契仍堅持兩者意義不同。

在所有可能世界都指涉相同對象的描述詞「一個圓的圓週與直徑比」作為根據事實的嚴格指稱詞，其涵義雖然在模態邏輯的形式語義學中的函數在代入任意自變量後都會得出相同的應變量  $3.14159\dots$ <sup>172</sup>，但是相對於專名「 $\pi$ 」作為一個實數的專名、作為根據法則的嚴格指稱詞，其涵義在模態邏輯的形式語義學中是直接規定為  $f(x)=3.14159\dots$  的常數函數，兩者應變量保持不變的原因畢竟不同。一方面專名根據模態邏輯的形式語義學直接規定為常數；另一方面，嚴格的描述詞其應變量必然為常數卻是根據事實上將自變量代入函數計算結果而來。這便是兩者的不同。

<sup>169</sup> 這兩種嚴格性的區別究竟是什麼？或許在 2.2 可以看得更清楚。

<sup>170</sup> 不同的可能世界即為不同自變量，不同自變量代入函數就會使得這個函數出現相應的應變量，應變量就是  $t$  的指涉。

<sup>171</sup> 也就是說無論自變量代入任何值也不影響應變量的值；回到指涉的用語，就是無論給予任何違實情況，嚴格指稱詞都指涉相同對象。

<sup>172</sup> 怎麼樣的函數會代入任意自變量後都會得出相同的應變量呢？我們立刻可以想到諸如這樣的函數： $f(x)=(\pi/x \div x)$ 。但是我不清楚適不適合這種類比。

## 2.3 區別專名與嚴格描述詞的嚴格性基礎

依照前述專名嚴格性基礎的說明，專名「2」必然指涉 2，是基於專名與對象的這層實然指涉關係被納入現實語言意義的一部份，而這個語言又是描述其他違實狀況的後設語言。所以無論我們論及怎樣的可能世界，我們都只用現實語言的意義，因此「2」必然指涉 2 是被給定的。

相同地，依照我們前述關於描述詞去括號的說明，確定描述詞「最小的偶數」必然指涉 2，不是基於描述詞與對象的這層實然指涉關係被納入現實語言意義的一部份，然後以現實意義的語言談論其他違實情況（如同先前所說，描述詞與特定對象的指涉關係根本不是語言意義的一部份）。當我們說後設語言的意義會被保留下來時，對描述詞只保證在陳述各個違實情況時，「最小的偶數」的描述性內容都是最小的偶數（由「最小」、「偶數」這些語詞、相關語詞以及該描述詞的語法結構等構成）。而描述詞「最小的偶數」在各個違實情況的指涉，則由其涵義與給定情況如何所共同確定，雖然最後描述詞「最小的偶數」依其描述性內容在現實或所有違實情況都是指涉 2，但是，這與上一段專名「2」必然指涉 2 的原因大不相同。

因此我認為這是為何在連嚴格性的區別都消失時，魁瑞普契仍然認為這兩個指稱詞不是同義。

## 3. 關閉模態論證的戰場

我們在第三章看到各種來自描述理論挑戰模態論證的各種策略，寬領域讀法也好，嚴格化改寫也好，其目的不外是要抵抗模態論證（專名的指涉始終如一而描述詞不是），藉由各種讀法或改寫使得描述詞在所有狀況能與專名的指涉一致。當我們看清嚴格性的基礎之後，我們便更容易體會描述論者在模態論證中為何會採取那些招數，不管是寬領域讀法或是嚴格化改寫，這些招數都抓到了重點：要將描述內容實際指涉的對象固定下來，避免受到模態運算詞的牽連。乍看之下，這些方式似乎是能夠成功的。但是這種模仿專名的描述詞，在一些細節上還是出了紕漏，我們看到頌姆斯利用包含命題態度的模態語句就挑出了描述論者的小尾巴。雖然這個企圖在頌姆斯那邊看起來都還不能得逞，但是在這個纏鬥不已的論戰，面對描述論者仍將層出不窮的策略，我希望引起人們察覺，即使描述論者實現了這個夢想——所有狀況能與專名的指涉一致——專名與描述詞兩者仍是不同義的。進而藉由這個結論關閉模態論證這個戰場。

我們知道只有少數的描述詞才符合嚴格指稱詞的標準，企圖對抗模態論證的描述論者不會拿出「一個圓的圓週與直徑比」與「 $\pi$ 」這種少數的例子當作使力點。描述論要的，是將一般號稱與專名同義的那些描述詞都藉由某種讀法或某種

改寫，而使得描述詞與專名有相同的指涉，做到這樣才算是對抗了模態論證。總之描述論者當然不會拿出「一個圓的圓週與直徑比」與「 $\pi$ 」這種極少數描述詞的例子對抗模態論證。然而我希望藉著「一個圓的圓週與直徑比」與「 $\pi$ 」這種例子表明：即便描述論者能設計出某種讀法或改寫，使得描述詞與專名在違實狀況都指涉一致，然後克服了模態論證。這也不過是讓描述詞都達到「一個圓的圓週與直徑比」與「 $\pi$ 」一樣程度而已，而這個程度仍然達不到雙方的同義關係。

當描述論者花了很多力氣反抗模態論證提到的指涉不一致時，必須留意模態論證是基於「語義論證的因果鍊圖像」以及「後設與對象語言不混淆的原則」所結合而成的，後者沒什麼好反對的，而語義的差異才是兩方不同義的根源，一專名與一個對象在命名儀式被給定以指涉關係，這個實然指涉關係被視為是專名（在所處語言中）意義的一部份；描述詞不同，描述詞被後設語言保留下來的不是指涉，而是涵義。我在此藉由「嚴格性的基礎」指出：寬領域也好，嚴格化也好，就算描述論者能對抗模態論證，成功達到指涉一致而抹滅了兩者在嚴格性上的區分，原則上描述詞與專名不同義。這便是第一章 5.26 小節提到極端例子的目的。

